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五十一

齊郡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徙荆州刺史李固爲泰山太守

漢安元年遣八使分行州郡

以張綱爲廣陵太守

二年增孝廉爲四科

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之

元嘉元年尚書張陵劾大將軍冀罪詔以俸贖

帝微行至河南尹梁徿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

H. H. MU CHINESE LIBRARY

昏

地震詔舉獨行之士凡二條

永興元年河溢民饑以朱穆爲冀州刺史尋徵

下獄輸作左校

二年大將軍梁冀伏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

空孫朗皆以罪免爲庶人凡二條

以黃瓊爲太尉

以劉寵爲司空

尚書朱穆卒

七年祁鄉侯黃瓊卒

八年中常侍侯覽免左悺自殺貶貝瑗爲都鄉
侯
以李膺爲司隸校尉
殺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瓆捕司隸校尉
李膺太僕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
尉蕃 凡四條
永康元年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 凡二條
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 凡四條

徙荆州刺史李固爲泰山太守

荆州盜起彌年不定以李固爲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歲間餘類悉降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贓穢賜等重賂梁冀爲之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爲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按李固爲荆州刺史則荆州盜平爲泰山太守

則泰山盜平可見盜不難平顧其人方畧何如耳然民窮盜起始於貪官而貪官所以敢於肆行者由於內有根蔕人不敢動搖故也高賜等已爲李固所奏而梁冀公然露檄爲之營解李固不聽即徙其官以去則公忠之臣何以得行其志而貪墨之吏亦復何所畏憚哉東漢諸守令能弭盜者相望於策而盜終不止者能弭盜而不能弭貪吏故耳

漢安元年遣八使分行州郡

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

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郡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悚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他使所劾亦多冀及宦者親黨事皆寢遏侍御史种暠疾之復行案舉乃更考正其罪

按是時梁冀恣横帝亦明察故八使之奏劾冀能使之寢遏而侍御史之復案冀不能使之不考正使能乘此而屏除貪汙登用正直則漢祚

豈不永延柰何不能而馴至於中外相攻邪正
相激黨錮之禍漸成矣嗚呼此世道安危之機
而人君之所宜深鑒也

以張綱爲廣陵太守

梁兾恨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
徐間積十餘年乃以綱爲廣陵太守綱單車徑詣
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留十
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乃出拜謁綱讐之曰
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
石信有罪矣然公所爲者又非義也主上仁聖代

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荊揚兖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釡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降南州晏然論功當封梁冀遏之在郡一歲卒

按張綱勸諭張嬰之言愷切真懇故雖盜賊亦皆信服古稱至誠可以動人而文德可以來遠非虛語也綱之出守原因梁冀中傷及其成功

又被梁冀沮抑無罪而欲陷以罪有功而不論其功冀無足責也而漢廷亦無爲之白者卒致鬱抑而死公論安在哉

二年增孝廉爲四科

尚書令黃瓊以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帝從之

按左雄之議專欲秉公覈實然於取士之途原有未備黃瓊議增爲四科孝弟取其務本從政取其適用而後網羅人才無遺議矣漢時風俗

近古上猶循公道下猶持公論故鄉舉里選可
以得士其後舉人者多徇請託求舉者多飾虛
詐則選舉之法不得不變爲科目大畧選舉徇
私頗易科目徇私稍難但旣不詢其居鄉之行
又未知其適用之才止於經術箋奏二科稍倣
其遺制然亦止是虛文浮詞而於實學實用未
有得也則取士之義所遺者多矣

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

皇甫規對曰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遠近翕然
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

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急黜遣以荅天戒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冀忿之以規置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按東漢時專權害政內則中官外則外戚此皆人所難言而皇甫規以草莽之士懇切置對可謂忠矣賢良方正本取直言以直求之而以直棄之誰敢復以直言進者東漢對策切直無過皇甫規而規置下第唐時對策切直無過[illegible]

而贊竟下第以意之合否爲喜怒以意之喜怒爲去取朝廷何自而得正人之用哉

元嘉元年尚書張陵劾大將軍冀罪詔以俸贖羣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叱出勑羽林虎賁奪劒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謂曰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不疑喜待士冀疾之轉爲光祿勳以其子胤爲河南尹

按梁冀驕肆目中無朝廷而張陵能指實參論雖未正法亦足以折奸臣之氣矣蓋論人者當據實跡聽言者當詢公論以冀之强悍而不敢飾辯者實跡有據不得不罰治也古人謂奸邪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張陵之劾梁冀可謂不畏强禦而無忝於爭臣矣

帝微行至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尚書楊秉上疏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尊警蹕而行靜室而止非郊廟事則鑾旗不駕故諸侯入諸臣之家春秋

尚列其譏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遊侍衛守空宮璽綬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震之子也

按徽行是最失德之事成帝桓帝如出一轍而漢業衰微亦畧相等成帝封五侯是日黃霧四塞桓帝微行是日大風拔樹可見天人相與之機甚可畏也故人主敬天是第一事平時則祗畏遇災則修省起居出入罔敢不欽庶天心悅豫而災異消弭矣

地震詔舉獨行之士

涿郡崔寔以獨行舉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
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
人主承平日久治亂安危怢不自覩或荒耽嗜欲
不恤萬幾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真或猶豫岐路莫
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疎遠之臣言以
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智士鬱伊悲夫
按崔寔所論致亂之道雖有數端其實只在人
主之一心若人主心在勤政早朝晏罷自然嗜
欲減少心在講學納誨聽言自然事理明決即
廷臣亦皆象上意指効其忠直天下治矣若人

主不以政事爲急不以國家爲重嗜欲深據其
中箴誨何由而入君志不定遇事便不能决决
亦未必合理廷臣見上意所向都阿諛順旨賢
人變而爲中人中人變而爲小人而天下亂矣
天下治亂在人君方寸之間所以古人説君志
定而天下之治成眞格言也
葢爲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
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與平之粱肉也夫以德
教除殘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
供養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

銜四牡橫犇皇路險傾方將措勒鞬鞴以救之豈暇鳴和鸞淸節奏哉

按崔實論爲國似理身其揄切矣但猶有所未盡葢以藥石攻病必以身之胃氣爲主以刑罰救亂必以國之元氣爲主漢法不爲不嚴只爲中常侍所壞而元氣已受其傷不察其本而徒厲威嚴以治之嚴非所嚴如何救亂故治有一定之體有救時之宜詩稱不剛不柔敷政優優此定體也孔子說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此時宜也人君兼兩

說而用之然後寬嚴相濟緩急得中而百世無弊矣

永興元年河溢民饑以朱穆爲冀州刺史尋徵下獄輸作左校

冀州民饑流亡數十萬戸詔以朱穆爲冀州刺史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汙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

按朱穆爲刺史貪汙者皆望風解印去葢以清正之操久孚於人耳自古百姓不安多由守令不得其人而吏治不清多由舉劾不得其實以悃

悁爲無用以執持爲抗違以善事上官爲才能以敢爲搏擊爲風力其貪酷害民者或善自彌縫使人不能覺察或巧爲憑藉使人不敢動摇以致賞罰無章勸懲不立其本皆由不得激濁揚清之人耳漢以六條責刺史唐以十道屬觀察可謂得與吏治之本矣

二年大將軍梁冀伏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皆以罪免爲庶人

梁氏七侯三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宫衛近侍並樹所親

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四方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百官遷召皆先到門謝恩然後敢詣尚書吳樹爲宛令之官辭冀以賓客爲託樹曰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非樹所敢耳也到縣遂誅冀客數十人後還謁冀冀鴆之出死車上安帝嫡母耿貴人薨冀從其從子求珍玩不得怒族其家崔琦作外戚箴以風冀冀怒殺之冀秉政幾二十年以私憾殺人甚衆威行內外天子拱手

按梁氏貴盛已極已有傾覆之理況乃因寵而

竊權因權而罔利生殺自由無人臣禮身亡家破固其宜也但桓帝身爲人主却乃拱手而聽權奸之恣肆雖能誅之亦已晚矣蓋生殺予奪是天子之操柄一失其柄人將竊之竊之旣久勢難以復還乃始借中官之力以除之則雖正其可誅之罪而權復歸於所借之人以亂易亂相去幾何哉故人君以攬威權勤政事爲要務也

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孫壽舅梁紀壽引猛入掖庭爲貴人冀因認爲已女遣客殺宣登屋欲

入宣家覺之馳入白帝帝大怒因如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衡對單超左悺與梁氏有隙徐璜貝瑗亦忿疾之於是帝呼超悺入室定議帝齧超臂出血爲盟冀心疑之使中黃門張惲入宿以防其變瑗收惲請帝御前殿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閤歛諸符節送省中使瑗將廐騶虎賁羽林都候劒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隷張彪共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冀壽皆自殺悉收梁氏孫氏無長少皆棄市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

用減天下租稅之半
按粱冀跋扈專權一旦翦除豈非英斷美事然粱冀之禍甫除而單超左悺之勢盛矣當其如厠密計齧臂爲盟是何等危疑景象蓋由上下隔絶臣僚稀得進見一旦召之事卽昭彰左右之外誰可與謀者事成而功歸之功成而權歸之十常侍之禍實始於此是以人君必躬親政事延見廷臣無事之時巳寓防微杜漸之意有事之日亦有商量籌策之人則政權在上而禍變不生矣

以黃瓊爲太尉

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貪汙死徙十餘人辟汝南范滂滂少厲清節嘗爲清詔使按察冀州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贓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奏權豪之黨二十餘人

按漢時去梁冀之專橫而用黃瓊之公正黃瓊又能去貪汙不肖之吏而用忠直執法之人舉直錯枉庶幾天下澄清有太平之望矣然竟不能有益於天下而反成上下相激之害者由於

桓帝求治之志未定任賢之心不專致令諸賢發憤愈多觸忤諸奸盤據愈難動揺上下不交中外異意故不能相成而反以相激范滂之流竟陷黨錮之禍而漢因以亡惜哉

以劉寵爲司空

寵嘗爲會稽太守除煩苛禁非法郡中大治被徵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絶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

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

爲人選一大錢受之

按劉寵之治無他奇異止是除煩苛禁非法而郡中大治朝廷超擢至拜三公可見論治者當以清心省事爲上也百姓所以不安非但苦貪酷不肖之吏往往有才名者反爲民害則以好名喜事不肯安靜耳官喜生事而民不得安民欲無事而官不肯靜政令煩苛吏胥紛擾追徵則輸一而費十勾攝則考十而連百民不聊生農多廢業實由於此東漢循良劉寵只是不煩

劉寬只是不擾若下以此修職業上以此定賢否則天下曉然知上意所向而吏治起矣

尚書朱穆卒

朱穆疾宦官恣横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權傾海内寵貴無極放濫驕溢漁食百姓臣以爲可悉罷省更選海内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不納後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黄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

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黄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
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遣去博選耆儒宿德與參
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
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憤懣
發疽卒

按桓帝非有爲之君而其時中常侍之勢已成
朱穆欲奪其權而裁抑之如以一葦障洪流竟
不能伸其志而抑鬱以死可憫也葢天下之事
救之既成則難防之未然則易西漢之勢莫盛
於恭顯然實始於武帝遊晏後庭內侍得典機

務東漢之勢莫盛於十常侍然實始於和熹太后稱制不便接見公卿上下之勢既隔中外之情不通英明之主自可獨斷稍有怠弛大權必有所歸蓋至於後而患始極已難爲力也君天下者盍亦慎之於始哉

七年邠鄉侯黃瓊卒

謚曰忠初瓊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交至是往弔進酹哀哭而去人莫知者諸名士曰必徐孺子也於是選能言者陳留茅容輕騎追之爲沽酒市肉穉爲飲食容問國家事

穉不答更問稼穡穉乃答之客還以語諸人太原郭泰曰孺子之爲人清潔高廉而爲季偉飲食此爲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泰博學善談論初遊雒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與爲友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輛膺惟與泰同舟而濟泰性明知人好奬訓士類因泰成名者甚衆

按東漢時茅容輕騎而追徐穉李膺聯舟而濟郭泰皆爲人心所企慕傳之青史可見當時清

評重而公論明也使數人者皆得用於朝激濁揚清舉直錯枉天下何患不治大抵賢人在位則賞罰當而公道行人心之歸向在朝廷賢人在野則是非明而公論重人心之企慕在士類漢有諸賢而不能用徒使之自成其高而國家不得其尺寸之效真可惜也

八年中常侍侯覽免左悺自殺貶貝瑗爲都鄉侯

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贓億計楊秉奏檻車徵參於道自殺秉因奏曰臣按舊典宦官本任給使省闥而今執政操權中常侍侯覽弟參

貪殘元惡自取禍戚覽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爲覽宜急屏斥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掾屬詰之曰三公統外御史察内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依據其開公具對掾使對曰春秋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詰責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免覽官司隸韓縯因奏左悺罪惡及其兄太僕稱皆自殺又奏貝瑗兄恭贓罪瑗貶都鄉侯

按桓帝以侯覽等之謀誅梁冀又以廷臣公論逐侯覽去内外大奸如反手亦似可與有爲者

然冀誅而覽等用事覽逐而張讓等用事但知除奸權之人而仍授人以專權作奸之柄故相尋以至於亂也惟人主躬握主權外採公論求賢人以自輔則奸邪自遠政理自隆矣

以李膺為司隷校尉

陳蕃數言李膺馮緄劉祐之枉請加原宥誠辭懇切以至流涕帝不聽應奉上疏乞原膺以備不虞乃悉免其刑久之膺復拜司隷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獄受辭

畢卽殺之自此諸宦官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
宮省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
亂紀綱頹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云
按東漢之末紀綱蕩然而李膺獨以風裁自持
其節甚高其氣甚壯惜其疾惡太嚴如張讓之
弟誠合誅戮但事關大辟不復奏聞雖曰除奸
亦嫌專殺其心雖公而事則不能無過左右旣
心懷私恨而增益其過人主又因見其過而併
忘其公故張讓等之言易入而膺卒不能自保
益君臣上下交失其道激而爲患以至亡國如

東漢之事足爲鑒已

殺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瓆捕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尉蕃

初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房植有名當朝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成尤隙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爲功曹皆悉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爲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

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

按黨人之議起於周福房植彼皆以經學行誼號爲君子者一不合而兩攻以至於兩敗自古士大夫互相排擊彼此俱困而後小人得一舉而盡空之如漢之南部北部宋之蜀黨洛黨是也范滂李膺輩褒善糾違臧否相尚其本意蓋持公議以明公道然匹夫操是非之口至能移一世之趨向與人主賞罰抗衡而爭則人主不能平人情不能堪其勢必敗敗而其名益高名高而其勢益激勢激而得禍益重卒使人才與

國祚俱斃悲夫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只緣漢主不以至公治天下而偏護曲庇專行已私無蕩平正直之風故公法不行而私議交作以至於亂真萬世之永鑒也

宛有富賈張汎恃後宫中官用勢縱橫岑晊勸瑨收捕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瓆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寃宦官因緣譖訴瑨瓆帝大怒徵下獄有司承旨奏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張儉爲督郵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大起塋冢

儉舉奏覽破其冢宅籍沒貲財徐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求故汝南太守李暠女不得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射殺之東海相黃浮收宣家屬無少長悉案棄市於是宦官訴寃帝大怒超浮並使髡鉗輸作陳蕃與司空劉茂共諫請四人罪帝不悅茂不敢復言

按東漢黨錮之禍原於上下相激始終都不得其平如彼時中官之勢甚盛百姓苦之瑨等能秉公執法不畏强禦止合當其罪而止乃於赦後殺人方始奏聞則涉於太專一人有罪連及

族屬則涉於太酷政體國法原自未得其平左右譖訴實出膚受帝未察其疾惡太嚴之本心但聞其用刑太過之實跡安得不怒然使除奸執法之人坐輸作棄市之罪其於政體國法又自不得其平陳蕃等論救只合明其爲國之本心與其行事之過當雖屬有罪當從末減却盡以爲賢盡以爲無罪則人主愈怒而愈不相信總之東漢時君臣上下行事持論皆未有得其平者故相激相攻以至於大亂夫人情得其平則安朝政得其平則理古稱王道平平信矣

蕃乃獨上疏曰今左右日親忠言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小家子孫尚恥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輕忽不念得之勤苦耶劉瓆成瑨誠心去惡而令伏歐刀翟超黃浮奉公不撓並蒙刑坐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屏黜邪佞則天和於上地洽於下矣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

按陳蕃之疏忠直懇惻使人讀之悚然桓帝既不聽納復加譴讓大臣之言不信則無復有可信之人忠懇之言不入則無復有可聽之言矣

蕃是三公論道之官受國厚恩若非真心憂念
國家及眞見事理不妥豈有逆人主之怒而爲
小臣申理者此其情亦可諒已大凡以虛心應
物則事皆順而得平以成心聽言則言皆格而
不入向使桓帝納陳蕃之諫解黨人之網則忠
良滿朝轉亂爲治漢雖至今存可矣

河内張成者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膺收捕
逢宥竟案殺之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
養太學遊士共爲部黨誹訕朝廷於是天子震怒
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

府陳蕃郤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北寺獄辭連太僕杜密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往請囚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辟召非人策免之時黨所染皆天下名賢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耻不得與乃自言宜坐朝廷不問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

按東漢黨人之禍起於中外相攻上下相激其

隙已深而諸人素行修潔無以爲罪惟誣以誹
謗朝廷則人主自怒指以共爲部黨則善類盡
空歐陽修所謂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
說者也諸人皆是執法之臣抱疾惡之志只是
行事過當持論太高就黨人之中亦自有分別
若使盡忠者皆與保全太過者稍示懲戒去其
太甚歸於至公則諸人皆是忠臣良臣何黨之
有臣而有黨則上與下兩傷君而以黨處人則
國體與人才兩壞漢有黨錮之禁而漢亡宋立
黨人之碑而宋敝垂諸史冊爲鑒昭矣

永康元年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
陳蕃旣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曰
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竇武及尚書霍
諝等使訟之武上疏曰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
而爲姦臣賊子所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
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荀
緄劉佑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
尚書張陵嬀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
明達國典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宜以次貶
黜信任忠良平决臧否使邪正毁譽各得其所如

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書奏因以病上還印綬

按東漢黨錮一事左右之譖已深羣臣之膽已落而竇氏乃能直言極諫分别邪正下維善類上悟主心其忠至矣自古立賢無方往往起用入于田野罪廢中而任大事成大功者何有因一事一時之忤遂禁錮終身者乎世之衰也先空其國之賢才而後政事從之漢事可鑒已

譖亦爲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甫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脣齒其意如何范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

顧聞不悟更以爲黨身死之日願埋滂于首陽山
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
得並解桎梏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
以天時宜赦遂赦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
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按東漢黨人之禍起於執法太過疾惡太嚴道
未合中心實憂國豈可加以桎梏幽之囹圄觀
范滂對獄之詞卽王甫亦爲之惻然可見良心
在人不容泯也大抵上有善政則下無私議公
道廢於上則公議明於下若衆所共是而我用

之衆所共非而我舍之則上下相成而天下治若上之所賞乃下之所非上之所罰乃下之所是則上下相激而天下亂惟下以平心持平論則聽之者易入而不至相激上以公心受公言則言之者無罪而可以相成不但有善善惡惡之風抑且成蕩蕩平平之世矣

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更相標榜爲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

八俊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爲八顧張儉翟超岑晊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爲八及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厨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官宦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

按李膺等諸人既以廢棄便當養晦自全乃復以聲名自高非訐朝政自處既所不宜且以甚朝廷之怒而速其敗爲國爲身兩失之矣陳竇用事固宜以公心廣用君子亦宜以平心善處小人而汲汲然獎進同志急攻羣小故吾進一

賢彼即以爲進一讐吾愈以爲賢而用之惟恐不亟彼讐之愈甚而錮之惟恐不嚴卒使誅戮之禍歸賢才空虛之禍歸國家此豈獨小人之罪哉衆君子者亦自殺其身而已若夫桓靈之昏庸無道信任奸回屠害良善以至于燼炎漢之祚此又不待言而知其非者也

侯覽怨張儉尤甚儉鄉人朱並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詔捕儉等

十月曹節諷有司奏諸鉤黨者虞放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

年十四問節等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相舉羣輩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

按侯覽怨張儉而儉鄉人即上書告之大凡遠方奸人敢爲欺罔告訐之事者非窺見人主之意向即陰受左右之指使章從外上旨從中發上下相應表裏爲奸故其計行其禍大也帝年甫十四生長于宦官宮妾之手而無賢人君子爲之啟沃以童愚之人而爲奸回所弄漢欲不亡得乎當昭帝辯霍光之枉年亦十四昭帝明

而能斷于心故羣奸之計不行靈帝愚而聽于左右故羣小之說得入成敗得失相去豈不遠哉

李膺請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范滂自詣獄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之私爲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泰

雖好臧否而不爲危言激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
不及焉

按黨人之禍郭泰已預卜漢之將亡蓋賢才關
于國祚其重如此說者以爲漢之亡亡于私議
不知漢之亡在君臣隔絕而大權因以下移左
右弄權而廷臣因以趨附賄賂公行而守令因
以爲市貪黷成風而百姓因以思亂如此用人
如此行政雖無私議亦亂若使君明臣良政令
無鈌則私議自息何至于亂蓋諸人持議欠平
欲以口舌救天下不知保身之智誠有之然爲

天下者使人各圖保身之智豈國之福也

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遍天下及黨禁解乃還鄉里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申屠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於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閒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

按東漢黨人之禍始於議論太多然就諸人之

中得失亦復有別陳竇諸人行事雖有過當然身爲大臣議論政事自其職分若太學諸生抵掌而議朝廷之得失哆口而談公卿之是非居下訕上原非政體在當時處分太過故至今以爲寃要之諸人不能無過也大畧人至於激則必爭事至於極則必變如郭泰之持平申屠蟠之見幾卓乎其不可及已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五十一

馮琢菴先生北海集卷五十二

齊郡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作畢圭靈昆苑

四年作列肆于後宮 凡二條

五年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爲民害者

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 凡二條

赦黨人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朱儁討

潁川黃巾

皇甫嵩朱儁與騎都尉曹操合軍討三郡黃巾

破平之

遣皇甫嵩討張角角死與角弟梁寶戰皆破斬之以嵩爲車騎將軍領冀州牧

朱儁擊南陽黃巾連破之 凡二條

豫州刺史王允討黃巾破之徵下獄減死論

二年南宮雲臺災 凡三條

五年以劉焉爲益州牧劉虞爲幽州牧

大將軍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

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廟發諸帝陵車駕西遷

孫堅進兵擊卓卓敗西走 凡二條

公孫瓚攻袁紹以劉備爲平原相 凡二條

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詔允錄尚書事以布爲奮威將軍共秉朝政 凡三條

自四月不雨至于七月

曹操攻拔定陶呂布走歸劉備留廣陵太守張超守雍丘

孫策擊劉繇于曲阿破走之 凡三條

曹操入朝自爲司隸校尉錄尚書事 凡二條

作畢圭靈昆苑

司徒楊賜諫曰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採芻牧皆悉往焉今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若保赤子之義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今與百姓共之無害也帝悅遂爲之

按任芝樂松之言似是而非蓋驅居人以爲囿即眞與民同芻牧之利巳不勝廢徙之害況天子之囿必無百姓敢入之理乎大凡人主初聞忠言其意未嘗不爲轉移惟有佞臣助之而後

其意始堅而不可解彼既以邪心逢迎人主所欲爲而外假飾說以彌縫人主之過舉此君心所由惑而公論所由格也明主必遠佞人其以此夫

四年作列肆于後宮

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竊盜爭鬬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爲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倣效驢價遂與馬齊

按靈帝作列肆於後宮釋衮冕而衣商賈之服

舍大輅而操四驢之轡不過一時爲戲而書之史册遂爲千古笑端甚矣舉動不可不慎也蓋人君常御大廷禮法嚴重身心自然收斂言動自然端莊故非僻之干無自而入若身居大內不接羣臣所居皆燕閒之地所與皆狎昵之人故非禮之動乘是而起宮闈深邃見謂無傷而不知天下傳之史臣書之矣齊桓公好紫而紫遂勝朱漢靈帝好驢而驢遂勝馬若移其好以圖天下之政務收天下之賢才則何才不得何事不理乎

好爲私稸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呂强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今中尚方歛諸郡之寳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廏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書奏不省

按靈帝喜爲私蓄原非美事呂强之疏深切著明惜帝之不能改也蓋天下財利名爲泉貨原當流通必無聚而不散之理布之人間則上下流通而爲天下之用收之府庫亦爲軍國之需

而待朝廷之用若藏之內帑積于不用之地則
始爲私藏終爲獘實甚者財聚而民散多藏而
厚亡聚乃所以爲散利乃所以爲害耳靈帝私
藏于西園未幾而散德宗私積于瓊林大盈未
幾而散自古明王以不蓄爲富以不貪爲寶眞
有見哉

五年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爲民害者
太尉許馘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者
子弟賓客貪穢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
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徒陳耽上

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帝以讓臧濟諸坐徵者悉拜議郎

按漢詔公卿舉察外寮本欲振肅吏治而奸臣反借之以行其私以朝廷之善政爲害民之資奉行不得其人故耳葢奸臣非藉內援則無以安其位而濟其貪非聽囑託納賄賂亦別無交結之路今宦官賔客子弟雖有百奸不敢問而疎遜無援清靜自守之吏反見彈劾是非混淆賞罰無章民窮盜起皆始於此陳耽秉持正論帝亦旋能開悟諸見劾者皆拜議郎一時舉動

亦似可觀而貪穢不法之吏竟舍而不問舉劾行私之人亦止於責讓其爲左右所牽制如此

漢欲不亡得乎

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

初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療病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莫不畢應楊賜上言宜勑州郡簡別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帝殊不爲意

按盜賊之起其端甚微離散黨與是平盜第一

策黨與不散必致糾結滋蔓不可撲滅自古季世之主狃於太平如秦二世諱盜而不欲言漢靈帝玩盜而不知備及勢大而後圖之則已晚矣凡事當圖之於未兆剪之於方萌寧過於預備毋過於玩忽則天下何事之有

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二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

告之於是收元義車裂詔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角等知事已露馳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識角自稱天公將軍弟寶稱地公將軍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刼長吏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按自古國家大患往往起於盜賊盜賊蜂起則土崩之勢也然饑寒之盜或因水旱不時或因賦斂太急以致困苦無聊而起而妖言之盜則多醞釀於太平無事之日假神鬼以號召其衆而藉水旱賦斂以爲名如漢之黃巾賊五斗米

賊宋之王則元之劉福通是也黃巾置天下爲三十六方方各萬人至于宮省直衛之中皆彼黨與攘臂一呼四方響應此豈不以朝廷之上無正人無直言之故哉凡天下密謀則人未必多人多則謀必不密惟異端之流如後世紅羅白蓮之教喫菜事魔之人尊其法教甚於君親畏其禍福甚於法度故其黨最盛而迄無敢告言者一遇有事則乘間約結而起耳自古明君察相奇衺必禁妖言必誅非徒同風俗而正人心蓋以消黨與而弭禍亂也

赦黨人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朱儁討頴川
黃巾

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
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呂强曰黨錮久
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爲變滋大請先
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牧守能否則盜無不
平矣帝懼而從之發天下精兵遣植討張角嵩儁
討頴川黃巾

按盜賊羣起皇甫嵩呂强首以解黨人爲言夫
起用禁錮官員似於弭盜不甚關涉帝用其言

卒能平黃巾之亂何也蓋亂之初起始於中常侍爲政而外官附之倚恃與援貪贓壞法民受其殃李膺范滂諸人彈劾奸貪反致禁錮從此權柄盡歸於內忠良盡棄於下公論盡皆鬱塞貪官盡皆縱橫百姓盡皆愁困以致盜賊生發一呼響應是致亂之原由黨錮起故寬解黨錮實平盜弭亂第一義也皇甫嵩呂强之議具見爲國忠謀其後皇甫嵩功方成而見收呂强言方出而被禍忠直之臣在國則忠在人則怨若非人主保全何以自免於禍哉

皇甫嵩朱儁與騎都尉曹操合軍討三郡黃巾破平之

朱儁與賊波才戰敗賊遂圍皇甫嵩於長社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合軍與戰大破之斬首數萬遂討汝南陳國黃巾皆破之三郡悉平

按皇甫嵩朱儁皆是名將而並爲所敗其終能平賊者曹操之力居多操之立功得權自此始故史臣謹書之秦漢隋唐之禍皆起于盜賊然皆未幾殄滅蓋盜賊不能成天下之禍而天下之禍所由起也自古衰亂之季則必有奸雄之

人或並起於羣盜之間或出而平群盜之亂因破賊而有功因立功而得權及其功大權盛遂成騎虎不下之勢而大亂始成曹操平羣盜而禍漢劉裕平羣雄而禍晉皆是也人君攬乾綱屈羣策卽天下可長無事雖遇有事而大功大權亦不歸於一人故外患不作而內憂可弭也

盧植圍張角於廣宗檻車徵還遣中郎將董卓代之

植連破張角斬獲萬餘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求賂不得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徵植還減死一等

按盧植之得罪因左豐之讒言左豐之造讒因求賂而不得蓋破賊攻城人主所最急逗留觀望稽留天誅人主所最惡左豐知帝意旨以此中之故深入不可解而不知其言出於私事起於賂也以賄賂爲愛憎以毀譽蔽功罪於是正臣無以自容而僨帥反得求用盧植見徵董卓往代賢否混淆至此極矣惟人主以闔外付大將以功罪付公評而以威福大柄躬自總攬則何人不奮何功不成而盜賊何足平乎

遣皇甫嵩討張角角死與角弟梁寳戰皆破斬之以

嵩為車騎將軍領冀州牧

董卓以無功抵罪乃詔遣嵩時角已死嵩與其弟梁戰破之斬梁剖角棺傳首京師復攻梁弟寶於下曲陽斬之嵩能溫䘏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故所向有功

按皇甫嵩撫䘏士卒與同甘苦故能使三軍用命所向有功古人如吳起之却敵李廣之破虜皆用此道蓋用人於鋒鏑之下非恩威並濟則不能得其死力若非平日素有恩紀則臨期雖欲行法亦不肯聽兵法所謂視卒如嬰兒故可

與赴深谿正此謂也人君得如嵩者而將之尚
何憂盜哉

朱儁擊南陽黃巾連破之

南陽黃巾餘黨更以趙弘爲帥衆十餘萬據宛城
朱儁圍之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曰臨軍易
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弘
斬之

按朱儁攻城不拔有司卽欲徵還張溫獨請假
日月責成功朱儁竟能破賊則朝廷寛假之效
也向如有司之言儁卽被徵抵罪代者又未必

如儁軍心益懈賊勢益張矣大抵任事甚難論事甚易用兵不問緩急但責人以必進攻城不問堅瑕但責人以必克使將士上憂文法下憂議論彌縫顧忌之心亂其相機進止之意至則靡耳何功之有故擇將宜慎任將宜專小利鈍虛議論當一切置之而總以成敗論功罪以功罪行賞罰則人得展布其才而功可立矣

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自將精卒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

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
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
也因急攻不克既而解圍忠出戰儁因擊大破斬
之餘衆復奉孫夏爲帥屯宛儁急攻之司馬孫堅
率衆先登拔城夏走儁追破之於是黃巾破散其
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

按朱儁不受反賊之降謂兵有形同勢異其論
甚當大畧兩敵之相爭當以收人心爲主故急
於招降一統而有變當以振紀綱爲主故急於
正法然就處反賊一事又自有形同勢異者盍

賊勢初起積惡未深不赦脅從則無以孤渠魁之黨若勢衰乞降降後復變不行殺戮無以破反側之謀趙弘破而復立韓忠韓忠死而復立孫夏所謂屢惡不悛不殺則亂不止者也下弭禍亂上振紀綱故當以定亂爲功不當以多殺爲罪矣

豫州刺史王允討黃巾破之徼下獄減死論

允破黃巾得張讓賓客書與黃巾交通上之帝責怒讓竟不能罪也讓由是以事中允下獄會赦還故官旬日間復以他罪捕既至廷尉大將軍進與

楊賜袁隗共請之得減死論

按王允破黃巾可謂功臣只因讁發奸黨以致懷恨有功不賞反坐以罪一罪方赦復尋別罪有功之臣爲國家出死力破賊而不能自免于讒譖之口賞罰安得明而人亦安所勸懲乎幸而大臣論救帝肯聽從僅得免死則信乎任事之難也漢政之失可知矣

二年南宮雲臺災

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宮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宣稅畝而螟災

自生哀公增賦而孔門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舍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内侍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奏陳解釋得免歸田里

按南宫雲臺災亦非甚不容已之役至於鑄造銅人尤是不急之務秦時金人十二武帝時承露仙掌皆作無益害有益者也其時黄巾未平盜賊半天下正合躬自節約開府庫發金錢蠲稅賦以佐百姓之急收天下之心却乃額外加賦竭民膏血然則盜何時平民亦何苦不爲盜

乎陸康之言忠懇切直旣不見聽又因譏說而
罪之誰敢復效忠欵者此漢事所以日非也
又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
因彊折賤買僅得本價十一復貨之中者亦不卽
受材木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
百姓吁嗟
按人主修治宮室費用不資預其役者自非十
分清廉節儉及敏練精幹有心計有才力之臣
安能使國家費而不奢使百姓勞而不怨葢大
工一興侵漁百出採辦木石旣是艱難上納錢

糧又不容易貪官汙吏假借公事各行巧取利歸于貪墨怨歸于國家大率上之營繕用一而已費其百下之征輸費百而未當其一非人君深知此弊而曲軫民艱百姓何以自存乎
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牧守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鉅鹿太守司馬直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言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宮錢

按漢承累世之積即有工役官帑自能辦之何至加賦于民而且鬻及于官彼卑官散秩援例納粟尚不能無巧取于民以償所費况牧守大吏選舉遷除非錢不行彼既以財得官寧能以廉守官乎司馬直清吏也既知其清復責其價在昔宣帝之于良吏至賜黃金數十斤今靈帝之于清官僅減責錢三百萬卒使欲償而不能欲辭而不獲以至上書極言引藥自殺雖以身悟主死亦無憾然使廉吏至此則其情可憫而其時事可知也

五年以劉焉爲益州牧劉虞爲幽州牧
太常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爲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且用非其人所致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朝廷遂從焉議選列卿尚書爲州牧各以本秩居任州任之重自此始
按劉焉建議改刺史爲州牧此後不聞有撫綏小民翼戴王室之實但各據大州以自封殖而圖僭竊耳西漢曾改刺史爲州牧後因州牧持重不肯彈劾糾察復改州牧爲刺史至是復改爲州牧總之皆末務而未究其本大抵朝政振

肅官自得其人吏治清平民自得其所不務出此而改易官名紛更事任徒自煩擾了無益也

大將軍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太后詔罷諸宦官張讓等入宮殺進刼太后帝出至河上司隸校尉袁紹捕宦者悉誅之帝還宮以卓爲司空

按東漢之禍始於内外相激外有公憤則驅天下士論以攻宦官内有私恨則竊天子詔令以戕士類相攻相戕到了極處勢必至于用兵用兵有勝敗勢必至于召外兵外兵入而邊將用事大亂不可解矣大畧東漢先以宦官除外戚

而權即在宦官後以邊將除宦官而權即歸邊將以亂易亂失在人主不自操其權而人得竊之耳

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廟發諸帝陵車駕西還

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饑餓寇掠積屍盈路卓自留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冢墓收其珍寶三月帝至長安卓未至朝政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

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重允

按董卓一入京師即行殘害遷都一事自古奸逆其謀必出于此項羽遷義帝于江南曹操遷獻帝于許朱温遷昭宗于洛皆此類也彼時車駕初至長安獨倚王允爲重王允即是前時逮繫問罪之人可見忠直之臣平居不避讐怨臨事不避艱難後來竟平董卓以身狥國若使一罪不赦一棄不收則何以盡忠臣之用收國士之報哉

孫堅進兵擊卓卓敗西走堅入洛陽修塞諸陵而還

孫堅進屯陽人卓遣步騎迎戰堅擊破之梟其都督袁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爲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讐而將軍還相嫌疑何也術卽調發軍糧

按董卓逼迫天子凶威正盛而孫堅能摧其鋒又能修復陵寢故史臣詳書以著其功然堅已破卓糧餉不繼不得袁術調發亦不能成功可見兵以餉爲主當先預備預儲于平日則易取辦于臨時則難若行者艱于糇糧居者苦于轉運至於持久不能欲解不得未有不敗者此用

兵者所最急也

卓遣說堅欲與和親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卓自出與戰敗走堅進至雒陽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分兵邀卓卓乃使董越屯澠池段煨屯華陰牛輔屯安邑以禦山東而自引兵還長安孫堅修塞諸陵引軍還魯陽

按董卓求與孫堅和親原是緩兵之計孫堅拒之詞嚴義正眞有忠憤之氣斷而敢行故卒能

成功前時關東諸侯推袁紹爲盟主兵多將廣退縮不前而堅孤軍深入所向克捷蓋彼則事權既分號令不一進戰則相委成功則相忌故以半天下之力討賊而不足此則兵力雖少人心甚齊上無文法拘攣下無議論掣肘故用孤軍之力破敵而有餘以此見將兵將將者用人欲專決策欲斷而兵之多寡非所論也

公孫瓚攻袁紹以劉備爲平原相

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

屨爲業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

師盧植因往依瓚至是瓚使與其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爲平原相

按劉備以帝室之胄而躬販屨之業雖當貧困志趣不凡英雄沉毅之氣居然可覩故能奄有全蜀光紹漢業凡人言語太多則浮喜怒易形則淺觀人者先觀志意次觀識度而後日功業可預卜矣

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友善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

爲郡將兵詣瓚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爲備主騎兵

按昭烈纔爲郡相既有關張爲司馬又得趙雲主騎兵可見帝王興建大業必有股肱羽翼之臣休戚相關恩禮相洽使君臣上下之間眞有家人父子之意故勇者效力智者效謀雖當患難爲之盡死固下之分當然亦上之人有以結之而使之不容不然故也蘇洵有言一介之士必有密友豈有天子而可以無腹心之臣若關張者蓋以密友而兼腹心之臣者也

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詔允錄尚書事以布爲奮威將軍共秉朝政

董卓弟旻兄子璜皆典兵事宗族內外並列朝廷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車服僭擬召呼三臺尚書以下詣府啟事築塢于郿高厚皆七丈積穀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

按董卓竊弄威福驕奢僭擬無君之罪死有餘辜卓既誅夷漢亦不振蓋人君不能平內亂而借外兵未有不害于國人臣不能守臣節而竊

　朝權未有不凶于家者也然毒結于人心誅戮
起于肘掖尚欲守一塢以終老豈不謬哉
卓忍於誅殺諸將言語有蹉跌便戮於前司徒王允
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客謀誅卓中郎將
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愛信之誓爲父子然董
卓性剛褊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允素善待
布布見允言狀因以誅卓之謀告之使爲内應布
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
有父子情耶布許之
　按董卓肆其凶威大逆無道罪固不容於死然

謀雖成於王允禍實起於呂布蓋因忍於誅殺人人自疑故雖素所親信之人一旦反爲讐敵卓固有以自取也若使卓待下有恩將士僇力王允安得遽收呂布而用之乎要之人臣悖逆天道理不久生若董卓者亦神之奪其鬼耳

四月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陳兵夾道屯衛周帀令呂布等捍衛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勇士十餘人僞着衛士服守北掖門卓入以戟刺之卓裏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

矛刺卓趣兵斬之卽出懐中詔板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士女賣衣裝市酒肉相慶宗族在郿皆爲其羣下所殺

按董卓防患甚周植黨甚衆而王允等一旦圖之與搏孤豚無異何也葢奸逆之臣雖人人得誅而奸逆之黨亦人人自危人知必死誰不附首惡以求生人知不死誰肯黨首惡而罹禍故赦板一出危疑皆定而董卓者一匹夫耳誅奸臣難誅匹夫易允之計亦審而功亦偉矣故觀

于李傕郭汜等之亂而益知此舉之爲得策也

自四月不雨至于七月

穀一斛直錢五十萬長安中人相食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貧人作糜餓死者如故帝取米豆各五升於御前作糜得二盆乃杖汶五十於是悉得全濟

按長安近在目前帝出太倉米豆以賑之而饑民且不得實惠小人敢爲欺弊如此况于深山窮谷田野溝壑之人欲望朝廷德意以救旦夕之死胡可得哉侯汶一杖而饑者得全可見人

君稍自振勵而其效自速苟明常足以燭奸剛
常足以懲惡則貪吏不敢欺公而小民得以被
澤矣

曹操攻拔定陶呂布走歸劉備留廣陵太守張超守
雍丘

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斬蘭等操以
陶謙巳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河濟天
下之要地不可以不先定今舍而東是無兖州也
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操乃止

按陶謙旣死曹操欲定徐州亦似便計而荀彧

不以爲然者蓋以基本先定則勝可以制人敗可以自固若貪一時之利而不慮本之不固則勝未必爲利敗不免于危矣故高祖據關中光武據河内雖屢敗而終成帝業項羽不然雖常勝而卒至敗亡荀彧之見蓋有以識此矣

孫策擊劉繇于曲阿破走之

孫堅舊將丹陽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策説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横江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

必能定乃許之

按袁術地廣兵强勢力甚盛而朱治已知其無能爲孫策已決定江東之計葢英傑之士知興知廢知彼知己其見審矣大畧修德政用賢才則雖弱亦强德政不修賢才不用雖强亦弱孫策本以英雄隷術部曲許而不用令其離心解體託辭求去可見用英傑者必其才畧更出英傑之上舉動足以服其心賞罰足以得其力不然彼必不能俛首而爲吾役也

孫策爲折衝校尉渡江轉鬬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

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畧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

一按孫策渡江既能轉戰而前所向無敵又能嚴輯軍士秋毫無犯恩威並濟民心歸服故能保有江東開鼎足之業也蓋厭亂之民苦兵戈乘亂之兵多虜掠故不但賊能爲賊卽討賊者亦或甚于賊則軍令不嚴所致耳建大業者以民心爲本秦民悅而高祖王吳民悅而孫策霸民心所係豈其微哉

策性闊達聽受善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策攻劉繇于曲阿繇兵敗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强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術表策行殄寇將軍策以張紘爲正議校尉彭城張昭爲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

按孫策威鎭江東雖由發恩布令動合機宜然成功之本都在納言用人得張昭張紘而委任

之耳待以師友之禮則其情親而忠言得以上聞委以文武之事則其權重而才猷得以盡展既可商量軍國之務亦可聯屬上下之心芻立之業不偶然矣高祖決策于良平光武委心于耿鄧隆中一顧比魚水于君臣江左初興待股肱以師友自古及今未有不得親臣重臣而可以開創洪業興建太平者也

曹操入朝自爲司隸校尉錄尚書事

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爲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荀彧曰今鑾駕旋軫東京榛

蕪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操乃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

按荀彧勸曹操之說即是舅犯告重耳之謀蓋用勤王爲名以收人心用挾天子爲實以令天下此霸主藉之以成其霸畧而奸臣藉之以成其奸謀者也大抵衰亂之世權分于衆則彼此互相攻擊而天子不得安權歸于一則操縱在其掌握而天子愈不得安人君能握主權振國勢常於未亂未危時圖之則可以久安長治矣

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將兵詣雒陽既至奏韓暹張楊之罪帝以暹楊有功詔勿問以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於是誅有罪賞有功矜死節封董承等十三人爲列侯

按董承之召曹操即是何進召董卓之計中常侍爲亂不得不借力於董卓卓入而旋即爲逆李郭爲亂不得不借力於韓暹暹入而旋即專權韓張驕恣又不得不借力於曹操操入而旋成簒奪彼其誅有罪賞有功誅賞未嘗不是惟恨大權不出於天子而奸臣得借之以號令天

下奸臣之勢成而漢家之業危矣故人主不可不自攬其權威權一失勢必因人大勢一去將無事而不爲禍階也

馮琢菴先生北海集卷五十二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五十三

齊郡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並置田官

呂布復攻劉備曹操擊布殺之凡五條

五年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備破之備奔冀州

曹操還官渡袁紹進軍黎陽遣兵攻白馬操擊破之斬其將顏良文醜凡四條

六年張魯取巴郡詔以魯爲漢寧太守

七年曹操復進軍官渡袁紹卒幼子尚襲行州事長子譚出屯黎陽操攻敗之 凡三條

十一年以仲長統爲尚書郎

劉備見諸葛亮于隆中 凡二條

劉表卒操至新野表子琮舉州降

劉備犇江陵操追至當陽及之備走夏口 凡三條

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擊于赤壁大破之操引還 凡九條

十四年孫權表劉備領荆州牧 凡二條

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並置田官

中平以來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爲屯田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按曹操奸雄深知兵法其攻人惟以斷糧道爲急其自治惟以豐積貯爲急盖承平之時兵自兵食自食若遇天下有事則有食即有兵無食

即無兵故足食爲治兵第一義屯田爲足食第一義後世屯田之法廢只恃轉運於人甚勞於財甚費而軍常至於枵腹民常不得息肩此治邊者所當亟爲整頓者也

呂布復攻劉備曹操擊布殺之

呂布復與袁術通遣高順張遼攻劉備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曹操自擊布比行泰山屯帥臧霸等皆附于布操與劉備遇于梁操屠彭城廣陵太守陳登率郡兵爲操先驅進至下邳布屢戰皆敗還保城不敢出張楊素與布善欲救之不能乃

出兵遥爲之勢楊將楊醜殺楊以應操别將眭固
復殺醜將其衆北合袁紹

按呂布與袁術結婚旋復絶之絶之未幾又復
通好初見劉備坐之婦牀一事不合虜其妻子
如此之人天下寧復有相信者大約濟大事者
多是厚重鎮定之人處人則不輕離合處事則
不輕變更故能駕馭人才而擔當大任也

操圍下邳久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
今屢戰皆北鋭氣衰矣陳宫有智而遲急攻之可
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困迫布將魏續等

共執陳宮高順率其衆降布登白門樓兵圍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

按荀攸郭嘉料呂布之無謀易見也知陳宮之有智而料其遲緩其識微矣蓋所貴于智者忽然而起卒然而應所謂投機之會間不容髮緩則必敗范睢料穰侯曰有智而遲荀郭料陳宮亦曰有智而遲有智而遲尚至于敗况無智者乎古人料事精審乃爾非如後世以影響爲耳目以口吻爲籌策者也

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于布今已服矣若令布

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

按呂布被執曹操欲取其目前之小才而玄德動以異日之大患操卒聽而殺之蓋小心謹慎之人即無才亦可信狡獪反覆之人即有功亦可疑故明主用人寧取椎魯寧取直戇以其心事可測素行可諒耳

操謂宮曰奈卿老母妻子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

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未復言宮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之泣涕并布順皆縊殺之張遼臧霸等皆降

按陳宮就刑不顧異于乞憐求活者然宮能恥與操共事乃俛首而事呂布尚得爲智乎操旣殺宮却能迎養其母恤其妻子故能收人之心張遼等並是降虜推心委任一無嫌猜故能盡人之力操之所以能殄滅羣雄而成霸業亦非偶然也

遂與承及种輯等同謀會操遣備邀袁術備遂殺徐

州刺史留關羽守下邳身還小沛郡縣多叛操爲備備衆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和操遣長使劉岱擊之不克

按劉備與董承等謀誅操適遣備於外未幾而承以謀洩見殺使備非在外何以自免於禍此殆天所以延劉氏如綫之緒耳從古國家有事必有親賢之臣起而共紓國難者成與不成則有天命焉天方祚漢則劉章與平勃共濟而有餘天不祚漢則劉備與輯承同謀而不足漢之存亡於是決矣

五年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備破之備奔冀州董承謀洩操殺承等皆夷三族操自討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備犇青州歸袁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駐月餘亡卒稍歸之

按帝託承以討操而承乃爲所誅夷蓋討賊者與賊不兩立討賊者勝則操死而漢以安不勝則承死而漢以亡自此以後操之勢成而漢危矣嗟乎承之討操以家族狥國豈不謂忠顧操之來承召之也始之不愼卒于家國俱敗謀國者可忽乎哉

曹操還官渡袁紹進軍黎陽遣兵攻白馬操擊破之
斬其將顏良文醜

操還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彊諫紹械繫之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進軍黎陽遣顏良攻白馬沮授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操救白馬良來逆戰關羽望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西

按曹操攻劉備時乘虛而攻許下此機之不可失者也既破劉備有戰勝之威無空虛之釁此

勢之不可乘也當動者既濡忍而不決不當動者却妄發而取敗紹之智略固知其非操敵也大略時有緩急着有先後均之用兵均之攻許前則可而後不可者緩急先後之着異耳紹既失良策又戮諫臣後有忠謀誰敢諫說紹之敗衂兆于此矣

袁紹攻曹操于官渡操襲破其輜重紹軍大潰袁紹軍陽武八月進營稍前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出兵戰不勝復還堅壁紹為高櫓起土山為地道攻之操衆少糧盡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

紹師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

按曹操袁紹相拒于官渡猶劉項相持于滎陽成臯間也兩軍相當雖有利鈍亦只堅守一步亦不可退少退即爲人所乘大事去矣曹操號善用兵者乃欲避強而歸許非荀彧之言則爲紹所乘而三軍之氣不戰自索盖自古英雄料敵其計慮亦未能一無過差但能善聽人言旋

即改正故能必勝而必不敗也

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操擊燒之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送之沮授說紹可別爲支軍于表以絕操鈔許攸曰操悉師拒我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皆不從

按沮授勸紹別爲一軍以防鈔掠此與敵持久之計也許攸說紹急襲許昌此直攻根本之計也用授之說可以無敗用攸之說可以必勝蓋

操寡而紹衆合之則尚可以相敵分之則衆寡之形立見而成敗之機决矣紹據數州之地擁十倍之衆而兵敗身死爲天下笑者失在不能用人用言耳

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犇操謂操曰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荀攸曹洪守營自將步騎五千至屯放火急擊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

餘衆降者操盡坑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冀州城
邑多降于操

按官渡之戰操能聽荀彧而紹不能用許攸此
成敗之機也操不惟用已之謀臣且能用敵國
之謀臣紹不惟不用而又激之以資敵國然則
操安得不勝而紹安得不敗乎楚不用伍員而
吳用之以謀楚魏不用范睢而秦用之以謀魏
紹不能用許攸而操用之以破紹謀臣之係於
國也大矣

十六年張魯取巴郡詔以魯爲漢寧太守

張魯以鬼道教民使病者自首其過爲之請禱[illegible]
無益于治病然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犯法者三原
然後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便樂之
後遂襲取巴郡朝廷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爲漢寧
太守通貢獻而已
按張魯無他智略但以鬼道愚其民耳盖小民
甚愚惟畏鬼神鬼神之事又無形迹耳目心思
之外皆可以術詐而爲之從之則冀其邀福不
從則恐其爲禍此小民之所以見欺而大奸乘
之以起也魯即張道陵之孫史稱爲五斗米賊

一時愚民爲其所欺易耳萬世師猶崇尚而世

封之何哉

七年曹操復進軍官渡袁紹卒幼子尚襲行州事長

子譚出屯黎陽操攻敗之

袁紹慚憤發病嘔血薨初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後

妻劉氏愛尚紹欲以爲後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

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兎一人獲之貪者

悉止分定故也譚當爲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

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

熙爲幽州刺史甥高幹爲并州刺史

按袁紹三子譚長當立沮授之謀可謂忠矣使紹能聽其言立譚爲嗣而以熙尚各典一州內旣相安外禦其侮縱使才非曹操之敵然必不至互相攻擊敗亡若是速也計不出此篤言諸子各據一州乃出譚以繼其伯父之後又出熙以掩其出譚之跡而獨留尚在內安得不起奸臣擁立之謀開兄弟分爭之釁哉

逢紀審配素爲譚所疾辛評郭圖皆附于譚而與配紀有隙及紹薨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爲嗣譚至不得立自

稱車騎將軍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使紀隨之譚求益兵配等不與譚怒殺紀曹操攻譚尚自將助之與操相拒譚尚數敗

按袁氏所由敗起于謀臣不和而爭權嗣子不定而爭立也父無成命人有覬心而謀事之臣懷身家之慮各私其所厚善冀所厚者立以爲已利又恐所讎者立以爲已害故立尚而逐譚從此各立黨與漸成乖異事急則外猶相救事緩則內自相圖卒之皆爲曹操所敗則何若早正名分使兄弟輯睦之爲愈也

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内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善縱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内平矣

按荀悅論四患五政可謂確矣然當時大患當屏者無如權奸之横行大政當崇者無如乾綱之總攬而悅未之及也豈畏曹氏凶威不敢言

邪抑知政去王室雖言無益邪使悦之言見用於桓靈之世猶可以救敗操執國柄獻帝在其掌握雖欲用一人行一政不可得即有忠言嘉謀安所用乎

十一年以仲長統爲尚書郎

荀彧舉統爲尚書郎統嘗著論曰昌言其略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抗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及繼體之時豪傑之心既絶士民之志已定

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彼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犇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荒廢庶政棄忘人物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民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于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

按開創之始禍亂未平故難在克敵承平之後驕怠易起故難在克己彼當豐亨豫大之時則視所謂同天地而侔鬼神者皆以爲尊崇當爲之事而謟佞容悅后妃姬妾皆視以爲忠順適已之人至于愁怨在天下禍患在異日則目所未曾見而心所不及思者也大略因承平而生怠荒因驕逸而啓謟佞因侈肆而急賦歛因怨苦而致亂亡古今興衰之故亦略盡於此篇矣人主欲保大業致盛治必先以得人心爲主欲使政無頗僻人無怨咨必先以定君志爲主君

志既定機務自勤舉錯自當而天下自然久安長治矣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崔州平然之劉備訪士于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徽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

按先主三顧孔明于隆中談者至比於成湯之三聘所謂有謀則就者也自古明主興建大業必有同心共濟之臣如桓公於管仲先主於孔明苻堅於王猛皆倚爲腹心視如手足至舉一國託之無所疑忌彼其心誠有以相信相重非徒外飾體貌而已君信其臣故凡事可以相託即如自家幹理一般臣爲君所信故凡事可以自效即如自謀身家的一般可以同禍福可以寄安危故才無不盡謀無不成功濟天下而道隆千古也

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䘏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

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按三分之勢已定于孔明草廬之中彼蓋外度事勢內度力量所能爲者止此耳自古君臣相得相遇之初必有先資之言一定之計如韓信

之對高祖鄧禹之說光武諸葛孔明之對先主皆竭忠殫志爲之籌策從後視其言無一不酬者人主安得不信安得不親乎後世不揆情實不論理勢大言浮說往往不驗以致人主不信羣臣既操疑心遂成隔絕齟齬之勢後雖有忠言至計亦扞格而不入矣若使臣盡心而謀君推心而任則上下之交可成而魚水之歡可繼也

劉表卒操至新野表子琮舉州降

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

氏遂愛琮而惡琦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爲江夏太守表卒琮嗣未幾曹操軍至新野琮舉州降操遂進兵

按劉表愛琮而惡琦與袁紹舍譚而立尚如出一轍而敗亡亦略相等孔明所以教劉琦者亦是不得已之計耳彼見表之意既難挽回而一州之地又難兩據大敵在近危亡已迫爲劉琦計者惟有自全爲上耳琦能咨謀于孔明聽言

即悟其人必非下愚使表立琦爲嗣擇荊楚賢良爲之輔翼何至望風投降如琮之爲乎

劉備犇江陵操追至當陽及之備走夏口

劉備屯樊琮降而不以告備久乃覺則操已在宛矣備乃大驚或勸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將其衆去過襄陽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輛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會江陵

按先主屯樊城時大敵已近若得荊州荊州人皆樂爲之用則內可以自安外可以拒操且劉琮已降曹操即襲而有之是取荊州于曹氏非取荊州于劉氏也乃寧至敗亡不渝信義不負死友不欺遺孤不以艱難易其所守秉心如此卒能建巴蜀之業有以哉

或謂備宜速行保江陵今擁大衆被甲者少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兵急追之及於當陽之長阪備棄妻子走

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

按先主既不取荆州又不保江陵輜重太多日行太緩禦敵應變原非得策但所謂濟大事以人爲本則有君人之度焉高祖王蜀漢三秦人心皆歸之故卒能定天下先主敗當陽荆州人心皆歸之故卒能取巴蜀自古帝王大而混一小而偏安未有不以人心爲本者孟子有言得天下有道得其民而已得其民有道得其心而已信哉

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

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于事遂詣操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横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决死操兵無敢近者雲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

按徐庶之歸操爲老母也其事與王陵相反母死則陵可以終事高祖母在則庶不得不暫歸操然終身不爲操出一謀則母子之情全而君臣之義亦未失也張飛斷後趙雲抱子關羽以水兵來會故先主幸而得全先主所以克濟艱

難者孔明爲之謀關張趙雲爲之將耳在先主則妻子可舍而數人必不可離在諸臣則性命可捐而主恩必不可負上之視下如腹心之須手足下之戴上如手足之捍頭目君臣之契生死相同則何難不濟何事不成乎

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擊于赤壁大破之操引還

初魯肅言于孫權請奉命弔劉表二子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治操權即遣肅行比至南郡而琮已降操肅遂迎備于當陽長阪宣權旨致殷勤之意

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

子瑜者亮兄瑾也爲權長史

按孔明草廬之中已言孫權可與爲援魯肅亦勸其主結好昭烈亦足以明豪傑所見略同矣古禮臣無境外之交而孔明魯肅共定友誼蓋兩人係兩主謀臣欲同心拒大敵以濟兩主之事耳

備進住樊口操將順江東下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于孫將軍遂與肅俱詣權說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

下令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
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迯遁至此願將軍量力
而處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
絶若不能何不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
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
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
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
蓋世衆士仰慕安能復爲之下乎

按先主當陽敗後未有一城之地孔明求救于
江東詞氣略無一毫挫折其謂權據江東豫州

在漢南與操並爭天下已隱然有鼎足之勢矣
以田橫激孫權與蘇秦以牛後激韓王之意同
而正大過之宜權之聽從不待詞之畢也
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于人
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當操者然豫州新敗安
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今戰士還者及關
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
操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日行三百餘里此
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
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

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破必北還則荆吴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于今日權大悦

按曹操既降劉琮敗先主目中已無荆吴而孔明料其將略兵力知其必敗鼎足之業遂决于此盖三分之勢其雄武智力固自相當而在先主尤難曹操握百萬之衆孫權據三吴之業僅僅止于三分何難之有先主是時荆州已屬曹操益州尚屬劉璋直指人掌握中物以爲已有竟能與孫曹角立而爭衡則先主之勢獨難而

孔明智略遠出一時之上矣

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于吳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于宇下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願早定大計

按孫權據江東之地已久一聞操至羣下皆請接降餘不足責也張昭是權倚爲心腹者亦爲此言總之爲虛聲所搖惑耳非魯肅決策周瑜

治兵則三吳不可保以此見建議者料境外之
敵甚難而主謀者决庭中之議亦不易也
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
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割據江東兵精足用
英雄樂業當横行天下爲國家除殘去穢況操自
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
超韓遂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
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
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
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

夏口保爲將軍破之

按周瑜策成敗之勢而保爲孫權破操謀事之忠任事之勇皆不易得者自古良將謀國皆自謀之而自任之如韓信破楚耿弇破齊周瑜破曹操皆是也自謀其所行豈敢不盡心自行其所謀豈敢不盡力故進不反踵事有成功後世議論太多往往撓閫外之權及當難事危事反推避退縮略無勇往直前之氣國威不振兵氣不揚使人主無所倚信其敝坐此耳

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

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

按孫權因周瑜之言毅然決策可謂斷矣盖咨議方始人當盡所欲言議論已多事當歸於一定若主持不定則異議不息衆心難齊廟堂之上既互異互同封疆之臣亦且前且却戰必不力守必不固矣孫權以寡勝衆者以其謀而能斷也

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望見瑜船乘單舸往見瑜問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深愧喜

按曹操破滅羣雄盡天下兵力以臨江左而周瑜以三萬之衆破之可見兵不在衆寡顧用之何如耳盖用衆亦是難事以漢高雄略不過能將十萬人曹操擁兵八十萬而敗先主連營七百里而敗御之一失着兵多適足爲累耳庸人不達此義不務精簡練習有事只徒多調兵馬

必無益于緩急及事敗則以兵少爲辭夫兵誠
可用將誠能用兵即周瑜三萬已自足破敵豈
必多哉
進與操遇于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一戰不利引次
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
與持久操軍船艦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艨艟鬭
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幙上建旌
旗預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
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着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
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

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
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焰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

按曹操官渡之戰其兵十倍不如袁紹而竟勝
之赤壁之役其兵二十倍過于孫權而反爲所
敗盖因操初畏紹之强臨事慎咨謀廣故勝也
及荊州既破恃勝恃衆把酒臨江之時不勝其
滿盈驕溢之氣故敗也周瑜之勝得之火攻衆
寡相懸難鬬實力非奇計則不可勝田單以火
破燕將周瑜以火破曹操兵法以火助攻者明
信矣

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走

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操軍死者大半操

乃留曹仁守江陵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甘寧徑

進取夷陵守之曹仁圍甘寧瑜大破仁兵於是將

士形勢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按曹操之勢在攻孫權之勢在守然必再破曹

兵屯駐北岸而後守可以固蓋守之境內則勢

蹙守之境外則勢張戰守雖二策然未有不能

戰而能守者也

十四年孫權表劉備領荊州牧

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荆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于油口改名公安

按是時劉備當敗亡之餘基業未立不得不借地于孫權權亦念非備無能守荆州而共禦曹操者亦不得不借地與備其實非不愛地也故有事則借荆州無事則爭荆州而孫權之心可見矣

孫權南郡守將周瑜卒權以魯肅代領其兵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

衆乃自詰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不從備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前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

按周瑜不欲借劉備以荊州者謂備之英雄不可資之以樹敵爲後日計也孫權不從周瑜之諫者謂備之英雄正可資之以禦敵爲目前計也然權卒以借荊州爲魯肅之失計則亦悔不用瑜之言矣可見智士之計事也其見遠忠臣

之謀國也其慮長人君往往舍己以從之良有
以也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五十三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五十四

齊郡馮琦用韞著

論

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 戊子湖廣程

軍事皆由將出 壬辰武闈程

表

擬輔臣恭進 太祖高皇帝 御筆批答 敕諭及詩文共七十六道表 萬曆十六年戊子湖廣程

擬宋置寬恤民力司遣官分路延訪稱謝表 嘉祐五年 辛卯順天程

進會典表

爲恭謝 天恩事

爲恭謝 天恩比例陳款懇乞 聖慈俯賜矜允以伸子情事

爲辭朝事

爲恭謝 天恩事

爲披瀝悃誠辭免 恩命以安愚分事

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戊子湖廣

善謀國者必愼君心之所由起君心起於知而成於畏一念畏爲興資一念侈爲敗資非一念足爲興敗而極此一念則興敗分焉吾畏其卒故怖其始不先其未形折其將萌待其敗而後救駭而後圖則已晚矣是故態臣獻諛於已安直臣彌違於旣過智臣識幾於將動藎臣籌策於未兆君志欲定於此又不欲移於彼禍機不欲發於彼又不欲伏於此夫是之謂謀國之臣宋至眞宗時稱極盛巳景德數十年間內帑充陳閭閻富厚卽郡國舉災傷亦歲時常例耳李

文靖爲相輒聞而輒奏之斯不亦憂勞天子乎及語王文正曰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葢至祥符天禧之間然後嘆文靖之見遠也夫人主生深宫之中不離茵席之上成業襲於累世什資取於四方未嘗知憂未嘗知危未嘗知勞未嘗知懼又況六合爲家羽檄不馳桴鼓不鳴桑麻徧野露積充溢內快心於勢之足自給而外騁志於時之無可憚彼其覩天下國家曾何足爲我難者其無乃寬然而有侈心一有侈心而天下弊端從玆起矣語曰侈惡之大也夫侈於事其患小侈於心其害大何者事有方而心未有極也

譬之水然惟所導之則有侈於欲侈於遊侈於居侈於功侈於禍澤利益於是乎長袂利屣進騕褭纖離御栢梁建章之役興大宛月支之使者出鄗畤雍祠建蓬萊五城三神山之屬庶幾遇焉始不過幾微方寸而後乃舉環海內外以奉此方寸之侈心而不足人主惟無侈四方亦相與則而象之天子傳之左右左右傳之藩鎮藩鎮傳之州牧州牧傳之鄉吏然後及民民欲弘侈衆費繁興逐末商賈矜子母燿鄉里閭左少年負才使氣任俠兼幷奔走富厚窮鄉細民亦且智盡能索慕所不如始以天下奉人主之侈心

旣且以天下奉天下侈心而益不足天下之勢至於不足而國費又不可卒省則不能無重斂重斂不能無重法重法不能無重怨天下有此三重者國必大傷夫安知吾一念之極使四方人至此也人非顓愚誰肯以四海之大累世之業以徇此方寸之侈心彼固實不知耳夫其端居高拱處深穪聖人主固然其無足恠朝廷置公卿輔弼之臣亦惟是朝夕獻善敗於王所豈其矯太平虛名爲一切奉行故事彌縫顧忌而不以上聞且大臣而不使人主知四方艱難天下更有誰能使知之者天下葢有欲言而不能能言

而不敢敢言而不得得言而不欲則陳閭閻疾苦道田野情狀吾既不敢望之小民不敢望之小臣不敢望之遠臣又不敢望之嬖幸貴近臣然則微大臣無責巳大臣者既巳任天下之責則不能不憂勞天下與其求之天下則不如求之人主之一心求之人主之一心則莫若使之有所畏而無所侈使之有所畏而無所侈則莫若使之知難所謂難者曰王業艱難天步艱難而此兩者則自四方之艱難始故牂羊在道蜚鴻在野芋菽不充蔬糲不給吾必使之知其饑被苫蓋臥荆棘裋褐不完蒙犯霜露吾必使之知其

寒裹糧坐甲枕戈待旦塹山堙谷暴骨草澤吾必使之知其勞竒請它比鍛鍊周内呼天搶地斷肌刻膚吾必使之知其急捐親戚去墳墓委道路廢町疃澤葵依井荒葛冒塗吾必使之知其離揭竿裳呼庚癸伏潢池依萑蒲作氣無聊吁呼山澤釋耒帶劒走死地如鶩吾必使之知其危其視祥麟神雀芝房蓂莢之瑞直廐豢圃植無足知於人主惟是四方可驚可愕可憫可涕之狀是進是御是陸是溺此豈徒操此區區危慄束縛人主令之無所誰何者耶天下所視治亂者在人主一心耳以天下奉之則不足以天下

檢制之則有餘夫一夫向隅滿堂動色安有天下阽危而人主不動念者亦安有念天下阽危而晏然不爲所者必且穆然深思淵然遠覽宵衣而起當饋而嘆則必不忍斂四方之憂以爲樂斂四方之勞以爲安斂四方之咨嗟太息而以爲豐亨豫大太平無事夫然後驕汰之心折荒淫之樂絀後宮不敢鬭妝而望嚬笑糟丘酒池虛爲林莽秦隴之材不浮於江張放李明不在側長平冠軍之校不遺新垣平文成五利之屬不進以照臨百官風示天下天下亦相與則而象之故朝廷無浮靡之闕貴幸無僭擬之誅守牧

無貪黷之辟閭閻無誅求之擾禮義自生刑政自清甲兵自寧溝洫自平浮蕩自耕如是而國不治天下不安者未之嘗有其效始於人主知四方艱難而大臣能使知之也昔太宗後民物繁盛呂文穆避席以都門外饑寒死者對上默然爲色變陳恕爲三司使有詔趣上中外錢穀數恕以爲天子富春秋恐知府庫充實生侈心不進也葢老成深慮類如此王子明豈不亦稱賢相哉猶且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葢至天禧之末而始嘆李文靖眞聖人彼眞宗之後不在天禧而在祥符之始不在祥符而在景德之末景德

之末邪説已入君心已侈大矣不早先其未形折其
將萌及侈德已成欲進一言不可得則豈非相天下
之烱戒哉戒之則莫若使知四方艱難而愚以為四
方何艱難之有如君相者乃稱艱難耳匹夫匹婦得
一金不知所措彼其欲易足而求易給即不然亦安
往不得貧賤者而君與相以天下為家天下一人不
得其所者且壅聘而冀幸焉蓋四方各以一人艱難
為艱難而君與相以四方人艱難為艱難此其難易
相去遠矣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君與臣自
知其艱難也即四方亦何艱難之有

軍事皆由將出

善將將者不自任而任人任人而聽其自任然後可以責成功夫安危非可嘗試也生死非可假借也入而謀之出斷死而效之非可以岐而用也謀當事成則議功謀失事敗則議罪必規其形必襲其情非可以分而任也故明主不越國而謀智士不離局而議夫以安危存亡之事明主豈不欲自謀之而衆議之顧獨以爲業已掃境而屬之將彼於事近我於事遠授之以計計至而機移臨之以命命達而局變違之則拒命從之則敗謀從亦失不從亦失與其自任而

至於兩失則不如任人而聽其自任之爲得也宜其
之事皆由將出請申師尚父之旨蓋有主權有將權
然將權待主權而重將權者主權之所假也所假者
重則假之者可知也奔走禦侮固吾圉也股肱羽翼
成威神也輕將權者輕主權者也輕之之說有二有
輕其事而輕之者有重其事而輕之者平居無事以
國容爲軍容以吏事制戎事以一人言而用以一人
言而舍用而若無用不舍而若舍者此輕其事而輕
之者也及其有事多徵兵而慮其寡博求將而虞其
缺又設之貳以偪之立之監以參之從中授計畫從

旁設議論以持之此重其事而輕之者也夫輕其事而輕之是謂無將重其事而輕之則無人非將無人非將其究乃與無將同夫將所仗者威也所布者令也所執者法也所假者權也威不兩立令不兩行法不兩尊權不兩重劒有重刃而無兩柄弩有連矢而無二括兵有三軍而無兩將自古及今未有兩而無害者也兩心相御兩方相軋兩功相忌兩敗相諉官屬得以左右其袒軍吏得以陰陽其術而士卒亦且有詛有祝朝議亦且有讐有與彼與此爲二中與外爲二將方自謀自備之不暇而何暇惟敵是求哉是

故國之危徵有三而强弱不存焉軍之敗徵有三而勇怯不存焉君不知將而寄以事懼其不任而代之謀謀成於此而下不相應者國危吾顯有所出事而實無成算以虛策自居而取成於下下欲副吾策而不能欲自用其奇而不敢上下無策而交相踦者國危權無統紀以利害爲嘗論無定衡以多寡爲勝毀譽交據而誅賞不平者國危事有二柄柄有兩持計成而多撓令下而數易如是則軍疑軍疑者敗將不敢專制而內請內請又不能獨斷而衆議人多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謀泄謀泄者敗以人之死爭勝

而將不能制死命以臨之進死退生人誰求死且前且却法不必行如是則軍玩軍玩者敗若是者何也事有所由起功有所由成罪有所由出事之由未得所歸則功罪未可定而號令未可齊也是故國有可易之將而將無可奪之權吾業以事任將又反與所不任者議之任者一議者百勢必反制于所不任彼以不任輕而此以見議輕是兩輕之道也業以見議內不能無動而猶使尸之勢不得不取程於議議多而莫適從則並存以幾無失昔以無策敗而今以多策敗是兩敗之術也知而論之與臆而論之同狀言

其所知與言其所臆異情當事而譚利害者身在利害之中情形現乎前而生死迫其後不患其慮之不眞也而患其說之多蒙也旁睨而譚利害者心在利害之外夸言煩稱以爲高而不憂其終毛舉苛論以爲公而不與其禍期于聳聽不期于當情不患其說之多蒙也而患其慮之不眞也持聳聽之談撓當事之慮則議日煩而無當情數變而愈蒙蒙不已而欺蔽逾滋議不已而瑕釁互起始於爲國漸以自爲及其自爲之極則雖至敗國事而不恤總之起於人各操一心心各橫一事也故使人以爲國之事自爲則

無不敗也使人以自爲之心爲國則無不濟也何者天下之謀未有如自爲之工者也明君任將必使將自謀之自謀之而自任之自任之而自收之昔者漢王將韓信而使信自謀之信請北舉燕趙東擊齊與漢王會滎陽已考其成功無一語弗酬也攻祝阿收富平東擊張步耿弇實自謀之蕭王亦以爲落落難合已考其成功無一語弗酬也使兩人言之以授他人未必效他人謀之以授兩人亦未必效何者謀自己出則不敢不審力自己出則無所愛也唐之賢將莫如臨淮汾陽兩王將李則勝將郭則勝以李代郭

則勝惟以兩人並將則不勝益之九節度則並不勝
獨將則勝並將則不勝者何也前之軍事出於一而
後之軍事出於二也世之將畧未必如兩人忘私鄰
狥國難亦未必如兩人即如兩人亦已不能無敗則
勝負利鈍之所由畧可覩矣蓋天下有不可假者有
不可不假者有不可分者有不可不分者有不可假者
器與名而權則不可不假不假則國無重將將有侵
權不可分者權與事而官則不可不分不分則人有
侵官官有侵事所謂官者或在事之內或在事之外
事之內與事之外不相狥也凡謀事則事之外者效

謀而事之內者裁決而錯事用惟將不用惟將獨明獨斷獨往獨來而後計畫可定也成功則事之內者效力而事之外者覆覈而行賞功惟將罪惟將公是公非公予公奪而後賞罰可明也故兵有勝於原野有勝於朝廷勝於原野者先籌策勝於朝廷者先賞罰賞誠信罰誠必則君可以得死力於將而將可以得死力於士卒故將權者待主權而重者也世之將者吾惑焉行軍料敵銷萌厭難若皆以爲非吾事也全軀保妻子與夫中有所憑外有所營則盡以爲吾事也故有將事而無軍事其人在外之外而其事在

内之内假令以結納之費養士則何士不附以資敢之術料敵則何策不工乃令人主宵旰而憂拊髀而嘆乎軍事當自將將出將事當自將將出將之事勿使自内出也將將之事勿使自外入也故曰凡軍之道莫貴乎一而又曰天下之政出於一則尊主權重將權蓋必有本矣

表

擬輔臣恭進　太祖高皇帝　御筆批答　勑諭及詩文共七十六道表萬曆十六年戊子于湖廣程

伏以　寶翰昭垂啟萬世光天之治　琅函進　御

副　九重法　祖之思手澤具存儼聲容之如在心
畫可接知陟降之非遥重什襲以珍緘謹三薰而拜
獻臣某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自古書契之興
必於神明之代綠文龜馬是開奇偶之源赤石岣嶁
用紀平成之績大猷既遠小技徒工寶跡空傳赫蹏
何補漢高手詔一帙尚珍重於隋唐光武細書十行
稍奉行於郡國龍蟠鳳翥藝林僅辨雌黃波偃露垂
冊府爭誇飛白臨帖勝乎棄日笑常侍登於御牀此
紙留自去年驚掌記出諸懷袖惟聖有作乃文在茲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出聖入神經文緯武手開宇

宙躬握璿璣廻萬象於毫端運三辰於紙上尚有
金簡玉書之字藏於石渠天祿之間大率　批荅臣
下之詞與夫　告諭藩王之詔遐荒大帥旣遥授以
機宜下邑窮鄉亦曲爲之經畫或席側廟堂而風行
海表或弓招巖穴而禮下隴中以至詩句之摛成則
又聖修之餘事冠六文而首出掩八體以孤騫歷兹
二百餘年尚存七十六道葢英謀神畧固巳高掩百
王卽斷楮片詞亦自前無千古在昔干戈甫戢卽爲
王業之成我　朝符籙誕膺方是　帝圖之治慮旣
周於遐邇事無間於鴻纖惟萬年之經制不侔故

五位之憂勤獨最精光布濩元氣淋漓倬雲漢之爲
章配日星而並久玆葢伏遇　皇帝陛下道登聖域
化優王馳不匱孝思隆　兩宮之鼎養無疆惠德慶
四海以霈雲多能將聖而益勤獨智先天而典學龍
圖虎觀共儒彥以平章東璧西清衍圖文之秘客臣
等猥緣筆扎叨典樞機頃披　中禁之藏書忽覩
先皇之寶墨捧函跪發驚　御蹟之如新摺笏竦觀
颯英風其在上朱書曳霓流采戊霞墨跡飛烟餘光
射斗傳之奕世若天球琬琰之留自　先朝獻之
尚方如大呂元英之陳於東序庸申言於末簡謹進

御於　重瞳試觀今日之縹緗遥想當時之　綸綍
勘亂既定正當息馬論道之年俊乂在官豈無荷槖
代言之士而　宸衷獨運　手勑親裁高披天鏡之
光自執河魁之柄　大内靡稽留之奏中庭無傳奉
之言盖以示長駕遠馭之規亦以謹旁落下移之漸
昔蘇軾之頌宸翰比之慶雲甘露以壽昌乎子孫若
韓琦之進御批奉爲寶劍遺弓以對揚於祖考惟茲
一得竊比二臣見雖類於管窺意頗同於肇陳伏願
置諸几席見於羹牆會精神於文字之中運經綸於
意象之外　聖能作　明能述繩　祖武以昭示於

來茲　口成言　筆成書觀人文以化成於天下

擬宋置寬恤民力司遣官分路延訪稱謝表嘉祐五年

伏以列署建官布　九重之寬大臨軒遣使分十道以咨詢既弘損上益下之規亦開公聽並觀之路恩霈率土喜溢羣工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禹甸三千貢惟任土商野九一法本宜民周禮垂弛力之文漢史紀蠲租之詔皆以與民休息故能享國久長繫我　昭代之興隆實邁前朝之仁厚顧　朝廷當豐亨豫大之際　國費滋煩天下有紛華侈靡

之風物力漸詘自金繒之歲益兼土木之煩興撫字非才催科無藝法因人立人去而法已復更賦以事加事止而賦猶未減僞增虛額巧避微文水旱爲災既委於天行之數逃亡逋賦又移之地著之民夤緣多請寄之奸輸納有導行之費吏呼何怒民困難蘇冷風缺畎畝之耕暑雨抱泥塗之嘆南有箕而非有斗念此蒼生釜無糜而桁無襦誰非赤子破家析產雖懷土以難安搶地呼天欲叩閽而無力鴻鴈之劬勞如此牛羊之芻牧謂何比役法於張弓蘇威知其難弛譬民情以御馬顏闔策其將疲緬惟　三朝休

養之餘正當四海昇平之日卽一草一木亦自樂於
化日光天而匹婦匹夫或相泣於窮簷蔀屋何意
泰寧之世有此失所之民豈　祖宗之法則然宜聖
明之心不忍茲葢伏遇　皇帝陛下廓葢容於天地
躬勤儉於邦家罷左藏月進二千緡洗瓊林大盈之
陋發內帑歲積三百萬助金城紫塞之儲謂西北之
虜患方殷顧東南之民力已竭國無三年之蓄士餽
千里之糧若非軫念民嵒何以輯寧邦本乃　詔計
部特設專官有制而寬減差繇之繁重無疆惟恤咨
稼穡之艱難　德音藹冬、日之溫利事嚴秋毫之戒

蓋 賜蠲給復尚爲一時暫下之 恩而分局設官
遂成百世不刊之典猶恐立一切之法難於奉行不
如詢四方之情徐爲措置必其謀於邑而謀於野庶
無病於國而病於民分遣廷臣延諮諸路民亦勞
止堪嗟萇楚之謡女往欽哉期慰黍苗之望臣等仰
承 帝簡俯愧皇華在 君父尚爾焦勞矧臣子敢
辭奔走 王言在耳如高天厚地之難宣民瘼關心
恐窮谷深山之未達務求閭閻之疾苦以副 廊廟
之疇咨顧此星軺暫違日馭心有懷而靡及忠在遠
以不忘欲定惟正之供當釐不經之費倘 大内之

制度未節卽三司之省約幾何若以民力之難堪暫從寛假旋因　國用之不足復有徵求是爲暮四以朝三豈曰用一而緩二伏願永懷禹儉益普堯仁民未易安先去民間之蠹賦難盡減姑停賦外之徵爲者疾而用者舒講先聖生財之道施從厚而歛從薄罷一時言利之臣則有德自將有財而足民亦可足國矣

進會典表

伏以　聖有訓謨百世之章程維舊　孝隆繼述一王之制度聿新法可通于古今義實兼乎述作照哉

嗣服展也大成粤惟自古帝王之隆興必有典則以
啟佑庸以納民于軌物亦將垂法于子孫肆我　朝
會典之編實當代經邦之要規摹宏遠配唐虞之二
而成三品式詳明合周官之六而爲一豈但傳世之
琬琰允稱治國之蓍龜顧成書於弘治壬戌之年以
後科條未備續修於嘉靖乙酉之季一時刊布未遑
忽歷三朝于兹七紀歲月既久議論漸以繁多請比
日滋後先不無牴牾例多沿革政或弛張官有名存
而實亡事有昔無而今創苟非會其有極何以率乃
攸行永惟信今傳後之規宜俟制度考文之　主恭

惟　皇帝陛下範先猷而作則執大象以臨民敬承
神禹之謨緝熙文王之典凡　朝廷措注惟以修舉
舊章卽臣下敷陳亦多按行故事謂布令必歸諸畫
一斯持議不惑於二三觀乎會通徵於定保　命緝
累朝之大典勒成一代之全書本舊日之彝章參
見行之事例因事立類從類編年昭揭綱維列款皆
歸六部兼總條貫標名盡削羣書經緯以朱墨而分
條格若丹青之著雖編次不無詳畧而義例間有錯
綜要不更其載事之文庶無失其立法之意纂　肅
皇之茂緒繼　憲廟之遺編惟　三聖之道同符故

百王之法大備用之 先朝已效施之今日相安槩
藝極而樹表儀如會衆流而歸海上道揆而下法守
若揭二曜而行天遠矣貽厥孫謀昭玆繩其 祖武
臣等濫叨史局稟仰 宸裁詎通左史之訓詞稍識
中朝之典故識大識小不辭並載之煩職要職詳庶
幾交修之助敬齋心而奏 御敢拜手以敷言伏願
主善爲師議事以制聲爲律而身爲度罔非謨烈之
垂車同軌而書同文共遵蕩平之路懸諸象魏人人
覲 天子之光傳之雲仍世世守 祖宗之法

爲恭謝 天恩事

該臣於本月十七日具疏給假省親十九日奉　聖
旨馮琦准給假回籍省親伊係日講官着馳驛去仍
賜路費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着限五箇月內前來
供職欽此欽遵隨於二十日報名廷謝訖伏念臣少
承父訓早被　朝榮爰從荷橐之班掄置執鐵之列
未瞻咫尺何有涓埃乍驚官序驟遷敢意私情之曲
體當楓陛承　恩之日適椿庭請老之時倦鳥依林
方懸車之是望慈烏反哺俾擁傳以言旋金緋爭羨
其同歸銀幣復沾乎　異數千里續食分　御府之
精醪九月授衣出天機之文綺道路後儒臣之寵庭

闈欣遊子之還古稱資父以事君臣獨藉　君而將

父豈但千載遭逢之盛實由　九重孝治之餘情既

懈于瞻雲心敢忘于向日仙班暫遠尚思　玉宸升

朝清夢長懸如在　金華侍講鶴禁行開于不日

龍顏遥祝于齊天臣無任感戴激切之至萬曆二十一年

爲恭謝　天恩比例陳欵懇乞　聖慈俯賜矜

允以伸子情事

臣以憂親成病再疏乞歸奉　聖旨馮琦情詞懇切

准暫給假回籍著馳驛去伊係日講官還賞路費銀

二十兩紵絲一表裏吏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激衷不勝感泣伏惟 皇上天植至仁日嚴純孝察臣陳情迫切 恩許一歸憫臣去國倉皇 禮隆三錫儼驂騑於道路展烏鳥於庭闈兼金分 御府之藏綵綺出天機之巧况臣前蒙 予假已沐 恩波去而復來涓埃未效來而復去 賞賚重頒 恩重難酬感深欲涕顧臣下爲身計不宜重干雨露之私遠爲親圖不敢自遺覆載之遥伏念臣濫史局者廿載侍講帷者八年緣臣父歴官之品原高於臣致徵臣考滿之恩未沾於父查得嘉靖八年日講官詹事顧鼎

臣三品未經考滿因父年老乞恩十五年日講官禮部右侍郎謝丕亦三品未經考滿因母年老乞恩

世宗皇帝念係講臣皆准給授臣較量才品何敢比擬前人　皇上優禮儒臣實則紹隆　聖祖況臣父疾病日迫臣愚憂懼日深既不敢自必尚有報　主之身又不敢必親尚有承　恩之日是以冒昧陳款仰瀆　宸嚴憐臣至情查照顧鼎臣謝丕事例預給與臣父母　誥命臣父當危而拜　命或可因喜以獲安儻臣父得延一日之生即微臣安惜百身之報臣不勝感激仰望之至

爲辭朝事

伏念臣遭逢 明聖徽沐 恩私方緣親身兩病而乞歸乃體臣子至情而 予假須南陔而心動若將定省于晨昏望 北闕以寃搖唯有戀依于信宿既不能驅馳以報 主又不能匍匐以辭 朝益聞義並在三未有假而至再 恩禮若此報稱謂何返哺如烏情少伸於愛日往來似鴈意常在於隨陽臣無任戰兢惶悚之至 萬曆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奉 聖旨知道了

爲恭謝 天恩事

該臣以臣父原任河南布政使司右參政今封禮部
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馮子履患病危急蒙
恩歸省旋以病故奏乞　卹典奉　聖旨禮部知道
禮部題覆奉　聖旨准照例與祭一壇仍給全葬欽
此隨該山東按察司副使兼布政使司右參議于仕
廉前來　諭祭本布政司給與葬價夫匠銀三百兩
臣謹叩頭祗領如式近葬訖不勝感激不勝哀痛
三命遝頒方沐如綸之寵九原不返遂成若斧之封
感　聖德之難酬痛親容之永隔孑身在疚雙淚橫
流伏念臣自屢疏乞歸兼程抵舍見父尚疑於夢寐

承　恩已下於雲霄自幸屬纊之前猶得拖紳而受
終天永訣是臣卒命之時三日彌留皆　上更生之
賜仰　皇天而上籲擗厚地以難呼遽期草土之微
臣過辱楓宸之卹軫遣守臣而臨祭發官帑以營塋
生死榮哀泣遺孤而欲絕春秋窀穸賁幽冕以如存
顧臣父半世疆埸未酬馬革而臣愚八年講讀空對
麟編自惟兩世之虛糜曷稱　九重之異數　予內
史之假奉訣別於生前　賜京兆之阡藉光華於身
後澤深及骨感切銘心祭以大夫葬以大夫渥典並
隆于此日遇以國士報以國士微忠難罄于餘年惟

隨薄海之民永祝　同天之壽臣不勝銜感頂戴之
至

爲披瀝悃誠辭免　恩命以安愚分事

該吏部題爲缺官事奉　聖旨馮琦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經筵講官照舊欽此臣不勝感激不勝悚懼念臣始列詞林繼塵講幄執經無裨于啟沃佐禮罔效于寅清及奉假而再歸兼承　恩于三錫當父子生死之際感君臣遭遇之奇誓捐微軀仰酬洪造涓　纔聯于執秩空抱媿于瘝官何知何能再侍金華之講不模不範寧堪玉署之師尚未報於

前恩敢更希乎　後命忽蒙　拔擢自顧駑慙階莫重於尚書選莫榮於學士況處南省清華之地又當東朝典禮之時非端方不能厭服人心非諳練不能折衷事理而臣器非大受謀謝老成學不足窺三禮之原才不堪典五常之教德薄而祿轉厚齒後而秩反前自知小器之易盈且訝後薪之居上力既難副心復何安若從此曠職之罪日增則以前報　國之心何在方　聖明之在御正俊乂之盈朝乞回誤恩別付耆碩俯容謭劣仍守舊官願終譽髦造士之功以佐　壽考作人之化